

# 春风有信六十年

楼耀福

一本台历,封面有“春风有信”四字。打开见“2025”,我怦然心动:又一个新年! 1965年,我从上海浦东来到嘉定,至今已整整六十年!一个甲子,从英俊少年到白发老翁,弹指一挥间。

1965年9月,我高中毕业,接到被上海第一齿轮厂招去当学徒的通知。这个为拖拉机生产配件的工厂,原先在市中心区延安西路番禺路,为了发展迁至嘉定,与嘉定农机厂合并。9月13日,厂里包租了一辆巨龙公交,在市中心人民广场接我们去那时听来很遥远的嘉定。

接站的师傅是工厂劳动工资科的干部,他说:“厂里原先计划办大专的,后来因为师资力量不足,才让你们改当学徒。你们70个应届生,我们是精心挑选的。大多数来自重点中学,而且功课都不差。”大家相互一打听,还真是。我曾就读的洋泾中学,是上海市重点中学,属黄浦区。车上,黄浦区的另一位同学毕业于格致中学。别的还有

育才、师大二附中、南模、虹口等中学名校。相处久后,方知他们未能被高校录取,大多因为家庭原因。有的同学家族曾经非常显赫,家庭出身为“资本家”“右派”,有“历史问题”的不在少数。我家祖父以前在上海做工,居然也在其中。冥冥之中,阴差阳错,是命运的安排,让我与嘉定结缘。

第一次踏上嘉定的土地,我就喜欢上了这个江南古镇。工余周末,我和伙伴们从南大街步行到州桥,一路民居白墙黛瓦、错落有致,弹路路洁净无尘,一过下午五点,沿街商铺多已关门打烊,整条街路安静得只听得见我们走路脚步声。站在州桥桥头,看练祁河流水涟漪,两岸建筑凭水而筑,有条石铺就的水桥从岸上蜿蜒延伸到水面。炊烟袅袅中,间或听得见书场苏州评弹的吴语依音……回到宿舍,我忍不住把这种喜悦写信告诉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,说是在电影《早春二月》中看到的风景,我在嘉定身临其境了,而

建于宋代的嘉定孔庙是在《早春二月》这部电影中也看不到的。昔日的同窗好友见信后,顿时心生妒羡,很想立马与我分享嘉定的这份美好和宁静。

我所在的工厂有河东、河西两部分,河东是原先的嘉定农机厂,河西是早先的嘉定农具厂,中间有一条横沥河贯穿。每年夏天,横沥河是厂里年轻人的天然游泳池。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。我们常常从河西厂边的沿河小路跑到南门环城河桥头,再从桥上下水,顺流从环城河游到横沥河,再仰泳漂浮到厂门口。之后,在河西工厂的职工浴室冲淋浴,浑身舒坦地回到宿舍里等吃晚饭。

现在,原先的工厂已经搬迁,横沥河两岸也已被打造成美丽的河滨公园。我常去那里散步,夕晖下,在横沥河水光粼粼的金波中,我常常会想起自己当年只穿着短裤衩在河中戏水的场景。

在嘉定,我谋取了人生的第一份

职业,结识殷慧芬,恋爱结婚生子育儿,先后在南门老街、塔城路、迎园新村、新成路等处安家,日子过得平常却安静。在嘉定,我和殷慧芬先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,嘉定这块土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写作素材,让我们文思奔涌。1999年,殷慧芬的长篇小说《汽车城》出版,以嘉定为叙事背景,生动深刻地描绘了嘉定在改革开放中蜕变和发展的宏伟气象。小说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,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。当年的电视连续剧《汽车城》的开机仪式,至今历历在目。《汽车城》等文学作品和我之后参与策划编辑的《人文嘉定》等书籍,丰富和充实了嘉定的文化。

在即将退休的几年里,我们曾经有重回上海市中心区的念想,我们在虹口、静安、普陀、长宁、浦东等地四处探寻商品房,却始终找不到想落户的感觉。直到有一天,我开车经过嘉定墅

沟路,见到一幢幢建设中赭白相接的新楼,面前是小河和绿地,顿时心生欢喜,签下订购合同。这时方知,我和殷慧芬与嘉定其实在情感上已互相融合,彼此已恋恋不舍。

六十年里,嘉定区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。对书籍如饥似渴的许多场景都历历在目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,刚刚结束文化沙漠般的岁月,大批中外名著在新华书店重新上架,我们得知消息,每次都很早就清在清河路的新华书店门口排队等开门。有几次曾委托住在书店附近的车间同事,为我们在队列中隔夜放两块砖或一个破旧竹篮,酷似饥荒年代在菜场抢购食物。之后的年月里,作为感谢与回报,我们多次在嘉定新华书店、嘉定区图书馆向读者签售新著,举行新书发布会。

六十年回忆满满。六十年春风有信。六十年之后,我们和嘉定深情未了。

## 从神荼郁垒到贴春联

朱明歧

春节,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,其习俗的演变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贴春联、贴门神是春节的传统习俗之一,但这些习俗是如何演变而来的?

古人认为,桃木有避邪作用。早在周代,人们就将长方形的桃木板悬挂在大门两旁以避邪。后来,人们会在桃符上画神像悬挂于大门两侧,或干脆在门门上贴门神像、画门神。起源最早的门神当数“神荼”“郁垒”。东汉《风俗通义》有记载门神“神荼、郁垒”之说,更有东汉蔡邕《独断》中写道“故十二月岁竟,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,乃画荼、垒并悬苇索于门户,以御凶也”。神荼、郁垒两位神祇被认为能够驱邪纳福、保家卫宅。

有意思的是,明止堂中国字砖馆也藏有相关的字砖——汉代神荼郁垒画像砖,正好也印证了这一说法。神荼砖中,神荼呈蹲坐姿态,腿肌发达,手臂粗壮,双目炯炯有神,仿佛随时准备驱逐邪灵,守护家园。他口中还衔着蛇,两手一左一右同操此蛇,蛇的头部还长着耳朵,嘴巴张开,形象夸张。神荼胡须如针,头发上竖,气宇轩昂;郁垒砖中的郁垒,则侧身而立,身着甲裙,展现出一一种威猛之感。郁垒张着嘴巴,左手张开手掌,似要抚摸白虎,呈现一种掌控感,右手持剑,彰显守护神的英武和威慑。其身旁的白虎姿态独特,后爪倒立,表情温顺,更凸显郁垒

的威严和对白虎的掌控。

从汉代岁末画门神,到后来挂门神,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五代十国。门神的形象也逐渐丰富,除神荼和郁垒外,还出现了秦叔宝、尉迟敬德等其他形象。这些门神成为人们心中的保护神,守护着千家万户。

春联的真正形成要归功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国主孟昶。公元964年春节前夕,孟昶下令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,以试才华。可当群臣将对句写好交给孟昶过目时,他都不满意。于是亲自写下最早的春联“新年纳余庆,佳节号长春”。春联以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对新年的祝福,与挂门神的习俗相呼应,共同营造出节日的浓厚氛围。北宋王安石《元日》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生动描绘了春节来临千家万户燃放鞭炮、更换门神桃符的情景。

从挂门神到写春联,不仅丰富了春节的文化内涵,还生动展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、与时俱进的魅力。2024年12月,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: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,进一步彰显了春节所蕴含的全球价值。我们为祖国拥有如此优秀的文化传统而深感自豪与荣耀。

## 感恩每一个今宵

孙建华

1984年春晚,李谷一老师以她那如春风拂面、如夏雨滋润的嗓音,唱响了《难忘今宵》这首经典之作。那旋律如晨曦初露时的第一缕阳光,温柔地穿透岁月尘埃,感动了无数人;那歌词宛如夜空星辰,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从此,《难忘今宵》成了春晚舞台上的压轴戏,成为几代人难忘的记忆和情感的纽带。

1994年春节前,我怀揣着一颗敬畏与期盼交织的心,提笔写下了一封满载感激的信。信中,我不仅表达了对李老师多年来为全国观众奉献视听盛宴的深深谢意,更冒昧地希望她能在百忙之中在首日封上留下签名,作为我珍贵的收藏与永恒的纪念。这份请求,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,激起了层层涟漪。春节过后,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的回信。李老师满足了我的心愿,在

拜年封上签上名字。那笔迹如同其歌声一般充满力量与温度,直接传递到我的心中。

时隔三十余年,当我再次回首这段经历,心中涌动的不仅是感动与满足,更有对李老师深深的谢意与敬意。她的签名如同她的歌声一样,一直回荡在我的心间,让我在忙碌与喧嚣中坚守着期待。作为一个残障人士,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比常人多,每每遇到挫折时,我总会回想起李老师那熟悉的旋律和厚重的签名,在此找到这份属于我自己的鼓励与温暖,找到克服万难、砥砺前行力量。这份跨越时代的情感,一直在我心中流淌,不管时间过去多久,不管困难多大,我都要像她那样,以一颗热爱生活的心,去拥抱生活,去珍惜每一个当下,让生命之树常青。



巍巍雄姿 汤青/摄

## 一日赏遍嘉定花

王文伟

好几日未出家门,逢友邀,抽个晴天,一起去嘉定看看,梅花开得如何了?迎春花有没有悄悄绽放?又想着出门活动下筋骨,晒晒太阳也好。

古老的嘉定,旧貌换新颜。来到州桥老街,一眼就可以看到始建于南宋的法华塔巍峨耸立。两边虽然保留着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建筑,但新修整的篱笆院落、新建的中式房屋,比比皆是。房屋的飞檐翘角,如同飞鸟展翅,轻盈活跃,停留在充满生机的绿草坪上。只有雕花窗棂依旧。想起每年四月,这里的屋檐上会爬满一串串紫藤花,内心就充满了期待。

漫步秋霞圃。一进门,就可以看到历史悠久的城隍庙。好久没来秋霞圃了。由于天刚放晴,时间又早,公园里游客稀少,草木森森,宁静幽雅。园内,绿水与红枫相映,亭台并楼阁掩映,翠竹跟怪石相伴,芭蕉和回廊相衬,好一派江南园林风光。

河面上的水汽还没散尽,看上去有点朦朦胧胧的,好像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纱,让人浮想联翩……在黑瓦白墙间,在转弯拐角处,一片片竹林、一座座玲珑剔透的假山、一条条蜿蜒

的石子路,好似都在诉说着江南的秀丽风光。这座始建于南宋、风格卓著的江南园林,不愧为上海的五大古典名园之一。

接着,我们又来到另一座名园——汇龙潭。园内并未因冬日而变得萧瑟,三五成群的游客,仍然挺拔苍翠的大树,还有冒出绿芽的枝丫,都在悄悄酝酿着春意。这让我想起去年四月来这里时杜鹃竞相怒放的景象。那时,一眼望去,漫山遍野,灿若云霞,绚丽动人。红的像跳跃的火苗一样热情奔放,一朵朵、一团团,尽情燃烧;白的像白雪一样纯洁,晶莹剔透。李白有“蜀国曾闻子规鸟,宣城还见杜鹃花”之句,秋瑾曾说“杜鹃花发杜鹃啼,似血如朱一抹齐”,成彦雄则将杜鹃写作“疑是口中血,滴成枝上花”,都把杜鹃花说成是子规鸟的啼血,未免有些惨烈。我倒觉得杜鹃花像燎原的星星之火,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大地上,不断谱写着火红的画卷。

匆匆地,我们又移步到紫藤园。虽早已没了紫色瀑布的踪影,但还能见到不少人在此休息或锻炼。我抬头看见藤蔓间隙洒下的阳光,好似又看到

了盛花期时迷人的紫色花在风中摇曳的美景。淡紫、亮紫、蓝紫、深紫、绛紫的……仿佛打翻了紫色的调色板,令人深深着迷,不禁感慨于大自然的无私与慷慨。那时,我还写了一首小诗:“紫藤花开,串串悠扬;紫藤花香,朵朵芬芳;紫藤花海,紫波荡漾;紫藤花开,如梦如幻!”

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车前往闻名遐迩的古猗园。园内,蜡梅与古色古香的楼阁小景相映成趣。散发着淡淡香气的金黄色花朵,在枝头你挨着我、我挤着你,共同点缀着冬日的好风光。尽管才二月,但我已经在期待四五月这里牡丹盛开的景象了。届时,艳丽的花朵衬着古色古香的院落、回廊,姚黄魏紫、赵粉豆绿、鲁粉鹤白,竞相开放;百里红霞、霓虹焕彩、昆山夜光,争相辉映;还有什么日月锦、粉中冠、洛阳红、葛巾紫等等,光听名字,就无限诱人。唐代刘禹锡早就点出了赏牡丹的真谛: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

无论是看到的还是脑海里映现的,对我来说都实现了一日赏遍嘉定花,真是不虚此行!